

“引文之书” ——《文化虫洞》的智性穿越

文/马小盐



《文化虫洞》
朱大可 著
江苏文艺出版社

作为一位文体家,朱大可一直以其独特的话语方式而闻名,有人将之称为“朱语”。“朱语”是一种独唱者才拥有的罕见语体,它属于诗学的范畴。朱大可的批评文本与思想随笔,不但是智性书写的范本,还散发着难得一见的诗性光辉。在一个以国家主义美学为主要纲领、艺术合唱团成群结队的国度,这种感性与理性、诗性与智性四位一体的独唱者之音,弥足珍贵。

常常阅读朱大可文本的读者会发觉,“朱语”很难融于或古老或时髦的各类文学合唱团,它是完全独立于各类合唱团的异体。为什么会如此?那是因为朱大可早已形成了自己的艺术世界。是的,我要再次强调,朱大可本质上是一位诗人,是一个艺术家。他构筑了一个自己的世界,一个将批评文本当做艺术品来创造的世界。这世界以雄浑的思想廊柱,支撑起文本的苍穹,话语的锋芒则以钻石矿脉的样态四处密布,俯首捡拾的,皆是活色生香的格言警句。

如何将这些在诸文本间灼灼闪光的话语钻石,重新组合为一本酷炫之书,颇有难度。因这

不但需要珠宝工艺师一般严谨的切割技艺,还需要艺术家一样大胆敏锐的美感。这将是一本完全由引文组合而成的书。而这样的一本书,亦是德国犹太哲学家本雅明的梦想。本雅明这个梦想的本意是:将引文从原文本中撕裂出来,形成一个完全脱离旧文本的全新的文本。如果说旧文本是“旧天使”,那么由引文重新组合的文本,则是一个胎儿般的“新天使”。本雅明的这个梦想,他自己最终未能实现。或许是因为早逝的缘故,或许是因为这个梦想实现起来未免太具难度。

我曾目睹了这本书的几个雏形。在一位以出版畅销书著称的书商手里,它仅仅是撒落一地的碎钻,话语横陈,排序难看,逻辑混乱,毫无美感。由此不但可见畅销书领域的审美现状,也可以看出该书商的编辑不具有理解“朱语”美感的能力。搁置一年之后,书稿到了小说家黄孝阳之手。经由黄孝阳的精心编辑调配,重新排序,配图组合,《文化虫洞》竟然实现了本雅明的梦想:一本完全由引文组成的书,一本脱胎于朱大可诸多旧文本的新文本,一个从宙斯大脑里诞

生的雅典娜式的警句构成的新天使。

德国的《法兰克福汇报》曾将朱大可誉为“中国的本雅明”,这本《文化虫洞》,则以“引语之书”的迷人面貌,重绘了本雅明未曾实现的梦。这是一本实验之书,它告诉人们,做书是一门艺术,做书有多种可能。这也是一个有趣的“文化虫洞”,读者可以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间,在东方与西方之间,在本雅明与朱大可之间,在两个平行的文化宇宙之间,往来自如,来回穿越。这更是一次炫目的智性旅途,朱式引语的睿智与配图风格的大胆,形成一个多维的文化空间,读者随手翻开一页,皆可看到美文与美图彼此呼应,形成耐人寻味的“互文性”效应。在一个信息膨胀、图像为王的时代,这本容纳了最酷“朱语”与最美图像的“引文之书”,将成为读者的最佳阅读伴侣,因为它不但会以“朱语”的睿智带给读者以智性阅读的愉悦,还能满足读者对美图的视觉渴望。正是由于这个缘故,它是一部装帧得很轻巧的小书,却拥有青铜般的精神重量。■



《老饕续笔》
赵珩 著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知味之言有新篇 ——读赵珩先生《老饕续笔》 文/潘向黎

赵珩先生的书,我已经追读一些年头了。先是畅销多时的《老饕漫笔》,然后是《旧时风月》和《穀外谭屑》,最后是这本《老饕续笔》。

有一次向一位朋友介绍赵珩先生,说他是大家子出身,是历史、文物和戏剧专家,又难得没有专家的架子,还“杂学旁通”医学、美食、古董、集邮、植物种种。写出来的书,信手拈来涉笔成趣,内敛平和却见性情风度俱在……我言不及义地说了半天,朋友冒出一句:“明白了,年轻版的王世襄么。”我笑起来,想了想,还真是那么个意思。

除了学问和见识,我总觉得赵珩先生所有的书都可以加一个总的副标题——献给过去的好时光。看他那么一个大明白人,那么兴兴头头地说着吃的喝的玩的看的,对比着过去和现在,有一说一,有几分好说几分,没了就说了,十分冲淡,几乎没有抒情,但是读着读着,就感到深埋着的伤感的底色,因为时光过去了,几代人过去了,许多有味道东西没有了。当然在这底色之上,挥洒点染的,还是对生活、对人生的眷爱——若不是挚爱人生的人,对生活不会有如此真切、深切、细致的体会,也不会如此珍惜地一一记取。

有才华的人如果没有足够的智慧,是容易愤世嫉俗的,但赵珩先生避开了这个深刻的泥潭。他和此岸此世“此俗”相安无事,以一种孩童般的好奇和智者的洞察力观察和描摹着一切,还特别真切特别有耐心,看得出他是真心和读者津津有味地分享一切。你甚至可以“看见”他管不住自己很快吃光某种食物的神态,也可以追随他的详细指引去找寻某一家有绝活的小馆子……至于在字里行间听出多少人生感悟的弦外之音,那可要看读者自己处在哪一层境界了。洒脱随和如赵珩者,一定能愉快接受他时的“内行看门道,外行看热闹”。而把文字写得人人爱看,人人看了皆有所得,浅者得其浅,深者得其深,本来也是一种本事,与文字上炫技、感情上洒狗血之流有境界之别的。

《老饕续笔》依然延续了这样的风格和格调,首先是读来绝对不累,而且有趣;然后是一定会润物无声地告诉你一些原来不知道的事情;再然后是不经意间这里那里会给你一些惊喜;或者是恍然大悟,或者是突如其来的一缕感动。这样的书,也许不会让你拍案叫绝废寝忘食,但会让你把它放在书桌上,随时准备翻一翻,不知不觉一再重读,这就是它的味道了。

《老饕续笔》和《老饕漫笔》一样,也是北京三联出的。这种风格的书,确实和北三联的格调很般配。这次的封面更大方苍劲,显得更加沉稳脱俗。■

《文化虫洞》(节选)

文学的公共性与非公共性

文学的公共性,恰恰在于它的非公共性,也即起始于作家最孤独的反思。只有精神孤寂的作家,才有望喊出普世的大音。

真大师的不可复制性

识破仿写法则、识破先锋语汇的欧美词根和掩映在弟子身影后的导师头像,这其实并不重要。因为那种以艾略特、里尔克、聂鲁达、埃利蒂斯、帕斯捷尔纳克为姓的先知,那种具有无可辩驳的伟大信念与不可言说的高贵气质的人、那种在痛不欲生的悲伤中蔑视一切的歌者,是不可复制的。但这一事实无法取消摹仿的权利。在世界史的遥远的开端,鸚鵡摹仿了人的聒噪,而人则试图摹仿上帝的完美。

图书是为了消除人类对时间的恐惧

图书馆是图书的居所,通常也是腐败的象征,它充满了字纸的霉变气味。那些发脆的书页被时间的滴流所摧毁,逐渐颓废下去,直到某位读者把它从灰尘中唤醒。南方的潮湿气候加剧了这种令人绝望的属性。而在那个被重新打开的瞬间,尘世的光线重新照亮了它,令那些休眠的字词苏醒,重新变得明亮起来。但大多数图书的命运却不是这样的。当它被放进书架的瞬间,它就进入了死亡的程序,被厚厚的灰尘所覆盖,直到数十年后被彻底清除为止。图书被制造出来的目的大多不是为了阅读,而是为了消除人类对时间的恐惧。书籍和图书馆劝慰了人类,使之产生了知识

得以保存的幻觉。但事实上,书籍所保留的大多是废弃的思想。书籍就是那种世界上最沉重的尘土。

风俗大师马尔克斯

作为风俗大师,加西亚·马尔克斯的风俗想象为中国当代文学垂死的想象力注入了生机。马尔克斯的风俗想象类似于种族记忆,它的全部意象都来自过去的乡村世界之素材。这无疑为中国的乡村式作家提供了伟大的范本。

加缪的呐喊

正是加缪让我懂得,真正的文学如同古老的神话,它们不是嬉戏与盲目的产物,而是人间的面貌、经历和悲剧,其中隐含着难解的智慧和义无反顾的激情。很少有人像加缪那样喊出对人的最高关切:他不仅要在那些粉碎人的事物面前赞扬人,而且还要实践那种有关“荒谬”的伟大真理。

唐伯虎

根据人民的一种说法,为博得某个姿容绝佳的丫环三次微笑,唐寅居然隐名埋姓充当他人的家奴。尽管这一才子与佳人的调情故事遭到了知识分子的严辞否认,但人民坚信这点。直到今天为止,电影、电视和杂志仍然在大量重复这个趣味低下的传说,因为它最彻底地表达了游戏人生的市民理想,并成为人民的当前生活的历史样板。

杨丽萍悖论

杨丽萍正在陷入一种深刻的

文化悖论之中。在全球化的语境中,拯救可能就是一种最高的伤害。花腰舞歌舞的质朴性能否在商业性演出中得到维系?它所拥有的原初经验,是否会在文明传播过程中失真?我仿佛看见,杨丽萍采摘来的花腰舞歌舞,被人投进了一个盛满福尔马林液的玻璃罐,成为文化标本,向参观者收取门票。资本逻辑的食指,正在叩响其壮丽而脆弱的命运。

“慢生活”的宋样本

李清照在《声声慢》中写道:“守着窗儿,独自怎生得黑。梧桐更兼细雨,到黄昏,点点滴滴。这次第,怎一个愁字了得。”这是缓慢的雨中叙事。它是忧郁的象征,代表失眠、孤独和悲痛。灵魂像水滴一样,在绝望中孕育着微小的希望。

泡茶成为文化时钟的第二样式

明代人发明的泡茶手法,成为文化时钟的第二样式。一盏茶的冲泡和品尝,是一种新的计量单位。明代士人的内在时钟,缓慢地行走在瓷器和肠胃之间,仿佛是一架利用流体原理的水钟。你甚至可以安静到听见水在体内流动的声音。茶桌的流畅弧线、纤细的靠椅、柔软的丝质靠垫、被微风卷起的窗帷、假山四周的垂柳、以及池塘里嬉戏的鸳鸯,如此等等,所有这些宁静的事物都跟茶盏结盟,汇入了延宕时间的细流。

小资

“小资”,最初是对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批判性称谓。它曾经是介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

的“第三等级”,而现在则成了准中产阶级或预备役中产阶级的临时代码,它还包含新滥情主义、自恋状态下的感伤主义、“小布尔乔亚”美学(发嗲或撒娇的方程式)、都市怀旧主义、青春期的愤世嫉俗(“愤青”)等各种当下流行的精神倾向,它们在网络原创叙事中卷土重来,犹如一场规模盛大的流行感冒。

痛苦的最柔软而危险的敌人

小资的甜蜜的忧伤主义,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魅力的情调。我们可以看到,忧伤的面容大量浮现在网络文学的水面,犹如受难的睡莲。它表面上不过是一种被削弱的痛苦,而实际上却是痛苦的最柔软而危险的敌人,在痛苦的名义下展开对生活现状的大肆赞美。在本质上,每一场忧伤都是一次情感与现实的调和。上世纪七十年代后出生的人们,现在注定要扮演天使的角色,以便在唯美而甜蜜的情调里飞进飞出。

“国粹”是个伪概念

“国粹”跟所谓“纯汉族血统”一样,是一个典型的伪概念,把国学简单地定义为“国粹”,在逻辑上很容易导致极端的排外性。“国粹说”无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:任何优秀的民族文化,均非缘于自我封闭和自我纯化,而是对“外”开放、兼收并蓄、博采众长、不断自我更新的结果。“国粹说”的本质,是以自闭的方式,向狭隘民族主义后退。我已经说过,以排外为特征的民族主义,通常是个人自卑情结投射在民族版图上的结果。■